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十 八至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揚子法言卷八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淵騫篇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光曰宋吳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

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

譔淵騫祕曰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賢哲所得各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祕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已沒○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人

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奧者也○祕曰在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且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祕曰淵騫非有文章著世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

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入室見奧尚可至馬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奧七十子亦被其淳道刔文章末業爾何難為哉○祕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本言游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　君子絶德小人絶力或問絶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絶德邪是皆德之殊絶。力絶力者何。祕曰冠乎上世祕曰問絶力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絶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絶臏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吕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犠高誘云桀多力能推移大犠因以為號。光曰抃牛謂以兩牛相擊如抃手狀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祕曰荆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光曰叱諸盜賊　請問孟軻之

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咸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祕曰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光曰宋吳本傷作傷制作制介甫曰傷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

藺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緊時之務也。咸曰藺相如趙人相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頗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傷與蕩同光謂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禄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

或問鄒陽 祕曰鄒陽去吳之梁然否 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罿幾矣哉 烏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絏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罔亦危矣○光曰忼苦兩切罿昌鐘切幾音機孔

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祕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祕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祕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

未来之安危亦如別葬則其神智如蓍龜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赧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慎轉為順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祕曰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并音併孰愈咸曰問西傾東并誰優○祕曰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勝於弱乎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强强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游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强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言與遷同

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蠆七𧎥切兆士刀切相息亮切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

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咷身既鴆死宗族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從蜀飲鴆而死是徼取國權以易宗族。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

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而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白起事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亂誅暴

翦問王翦。祕曰王翦頻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

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欸者絕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也牙欸謂切齒而怒也欸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欸烏開切翦為之牙以噬物

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祕曰要離

吴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有義○光曰要一遥切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為吴仇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祕曰吴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吴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劒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光曰宋吴本蝥作螫今從李本蛛音誅蝥音矛靡與縻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光謂靡爛也

政也祕曰聶政軹深井里人也問其義乎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去游齊交聶政政後仗劒至韓刺殺俠累因自皺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

姊嫈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旻無也言政知姊之忠烈乃皺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旻無也○光曰音義曰旻謨官切塗面

軻也問荆軻○祕曰荆軻也義乎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匕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焉可

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祕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裴駰曰按風俗通又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谷關十五年問是道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祕曰皆飾詐辯尚權變聖人不取也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咸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祕曰鷙擊也郭陽曰鷙鳥累百○光曰翰胡安侯肝二切鷙鷹隼也翰羽翼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祕曰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彊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

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吴强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

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恥國亂而不解其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至矣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 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術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己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横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

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祕曰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吴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

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祕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帝倖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鼂錯犯宼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為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為丞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詐不忠○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能乃降其折

節可尚矣守儒袁固申公袁固守正以得辠於竇太后后使入圈擊彘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道。祕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頃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𢎺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滕灌樊酈曰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咸曰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為沛公時而夏

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已從之為持衛也○祕曰滕公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俠剛介之士易曰介如石焉介助也○光曰**叔孫通曰槧人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祕曰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槧猶牘也說文曰牘璞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光曰槧才敢七廉七豔三切闕**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為國○祕曰袁盎譖誅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而談有餘也**晁錯曰愚**晝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祕曰晁錯知七國之彊不奉辭伐罪而請削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

國邑侯子弟而諸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患

酷吏曰虎哉虎哉角用而翼也郅都寗成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詩外傳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

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求也為之聚斂是則貨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故荅之曰蚊亦疾之甚焉夫蚊之為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羣聚斂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析毫顧利微而食人其猶蚊乎

曰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博沒齒然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蔬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荅文者

蓋揚鄙其不諭教而疆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疏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行字褐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

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咸曰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

游俠曰竊國靈也

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

遷。祕曰靈福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爲己之私義者也。光曰國之所以能爲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

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儒鄧通周文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悞**内明其畫外無違悞。祕曰所舉必行無謬悞。光曰李本悞作悟今從宋吳本悞與忤同**絳侯勃之果**祕曰誅諸呂立代王果於大事**霍將軍之勇**祕曰光權燕上官之鉏處興廢之分而不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

王之禮樂。祕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光曰言雖無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

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祕曰誰近社稷之臣

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用安身。祕曰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咸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其所謂平矣。祕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法

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

人自稱亡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光曰雋徂究切取而治之乃亟成方遂也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昌邑不救梁以弊吳雖有詔書亦不從長平冠軍之征伐祕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祕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而不可奪遂正國家安社稷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咸曰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祕曰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一曰道征之以仁義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祕曰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没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咸曰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歳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歳惟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寘大窖中絶不與食又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没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

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鄙朔之為政所以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絶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詼諧射覆隐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絶而不

傳令觀朔嘗上書陳農戰强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平樂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祕曰顔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皆蔑然無足觀也

或曰隱者也 咸曰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爲世稱朔吏隱者也○光曰宋吳本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

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爲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祕曰問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

或曰隱道多端 咸曰或言隱之道多端如朔者亦其一也

曰固也 咸曰固實也言隱道實多端故陳之于下

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 咸曰仲尼

亦然。祕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

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咸曰孟軻亦然。祕曰捨之則藏。光曰考其言行之素皆聖賢也以不逢其時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横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

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咸曰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者乎洪範接輿佯狂孔子下欲與之言

而有闔著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甚者而其道純正雖一本作離。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遇聖人則自顯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而世稱之過實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咸曰應諧謂應言而諧戲之如與俳倡郭舍人隱語者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見微者。祕曰變詐鋒出莫能窮者似智慧。光曰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正諫似直咸曰蓋諫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祕曰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祕曰懐肉汙衣歲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欲知誰比。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為倫比談一本作詼字。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子

謂朔談諧敏達之人耳惡音烏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悮也今從漢書滑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迕取禍也滑稽多智員曲之貌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為請○祕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者也○光曰朝直遙切曰君子謂之不

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飡○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寧戚之義爾亦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畏其口者或問子蜀人也請人祕曰問蜀

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己顯仲元未聞○祕曰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為人也柰何咸曰柰何猶曰如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祿利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光曰有清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咸曰東國魯也左傳云下展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名始聞○光曰絀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

諫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己而名著海内豈必遇仲尼

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 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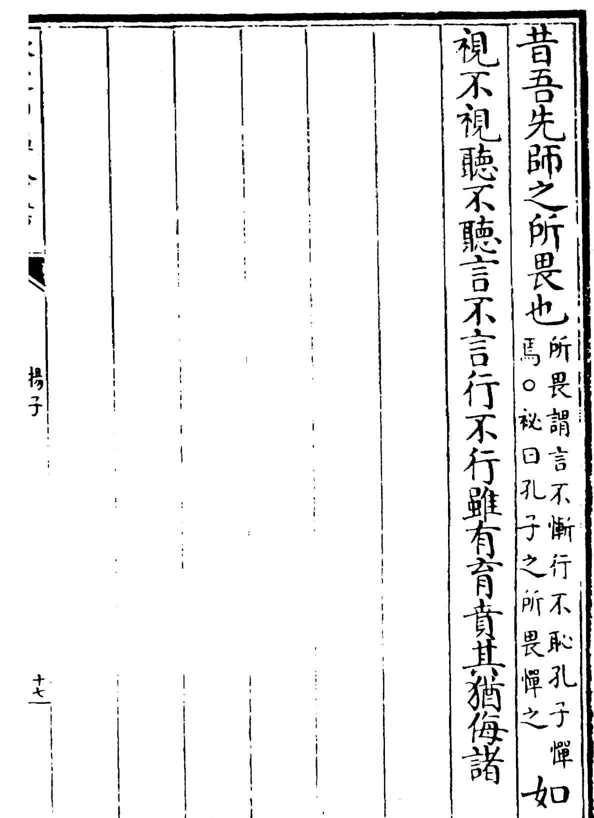
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 光曰言仲元何不仕

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 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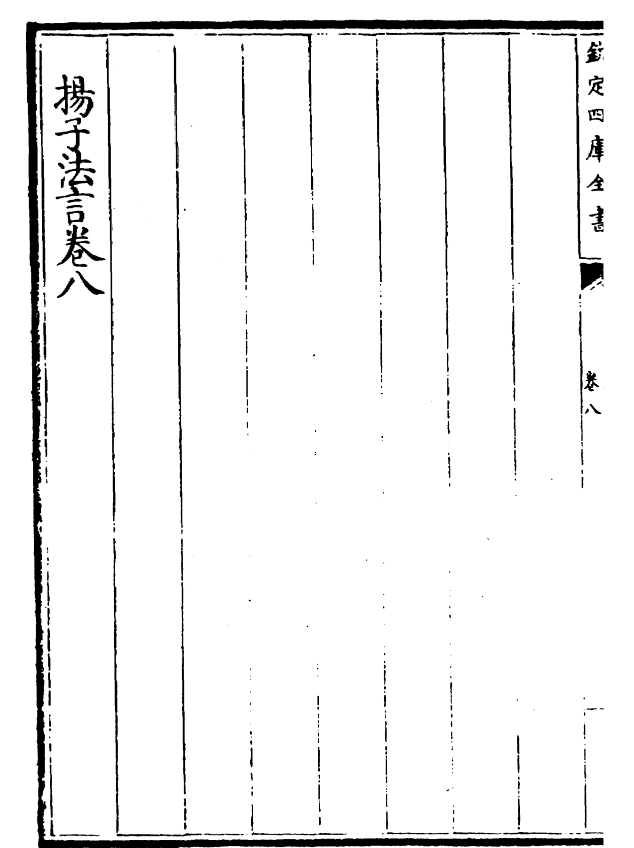
子欲自高邪 君子行德俟命而已○祕曰仲尼之不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

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 咸曰

貌端故見者肅然敬聞其言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愀親小在九二切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温故觀者穆然和但聞以德詘人矣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己德也○光曰李本但作鄙音義曰古鄙但通用今從宋吳本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於人者以己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咸曰言使人心服而畏之○祕曰人所畏服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祕曰夏育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光曰賁音奔下同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服之畏請條問其目也祕曰條目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


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祕曰孔子之所畏憚之如

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八

揚子法言卷九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祕曰君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郎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

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作檢柙柙押戶夾切押旁開聖則祕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謨君子祕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立言之是非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咸曰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弸普耕蒲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祕曰般輸之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證切稱者得事之宜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

義大業故剛厲其志○祕曰木性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或問航不漿衝不齊有諸楫航不把漿衝車不載齎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之道惟變所適航衝之器主一而用注謂航衝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

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彈駁數家侻合於教○光曰宋吳本侻作脫今從李本音義曰侻佗括切可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乖詭○咸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此言非他數家則偶脫可矣至于非軻伋則邪詭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于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是荀卿之詭說也

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有乖詭○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玄合大同仁義○祕曰純終也

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睟○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

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光曰宋吳本牛玄騂白作玄牛騂白騂作粹今從李本騂與粹同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

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畫形容之○祕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隊直類切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

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而無闕泰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祕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他人之道者西北之

流也綱紀東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祕曰西北之流水經東貉而不迈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浮辯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也儒乎光曰聖道於是乎在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祕曰必

也以儒為名乎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作出作入雜而不純者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祕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遷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敘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遽伯玉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駮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
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
言曰不果則不果矣茍非所能
自可耳○

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尊而果之
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導而果之

哉誠為不果純矣○祕曰
內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
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
說傷義甚於不言

一曰巫鼓之傳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奇談誕以自大假
不學為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

咸曰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
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
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
動末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義曰天復

本人作
又並闕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

吁者駭
嘆之聲
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
則渝變聖人之言

久而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人志道秉常隨時應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徃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曰此論六子猶孟軻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

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隐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滓不為少也○光曰言天之變化亦多也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荅異理或相違○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祕曰時有可否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失其正理則通矣

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好我名而不自知

而忘人之好物物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人○光曰與許也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進則進退而退祕曰義退則退曰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倦同殷中也退而退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或曰進退則闇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祕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後名而名先也進少有其偶○光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仕好學不倦是以退為進或曰若此則

何小於必退也祕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偽名也○祕曰輕於進退者衆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膰胙則歌之而行○祕曰進之退之惟禮義所在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祕曰人有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祕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

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寛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嚚嚚祕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嚚嚚之虛語耳。光曰嚚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嚚嚚然煩言耳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於至神運於六子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祕曰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於五行主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祕曰知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旨若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

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静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祕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愛於人而人亦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於人而人亦敬之自愛仁之至也祕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自敬禮之至也祕曰曲禮曰毋不敬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祕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己者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顔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龜鴻鵠性

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祕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祕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祕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

實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咸曰仙本無也而盧生之徒以為有非囂囂不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言之人喜妄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為其實○光曰無用問為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祕曰天地之間本無此理無而問有有而問無皆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祕曰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

孝子偟乎不偟偟暇。○咸曰忠臣謇謇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仙乎。祕曰偟暇忠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乎。○光曰偟音皇

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光曰惟修德可以益壽

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咸曰言顏回冉伯牛德而何不壽

曰德故爾咸曰脩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顏冉有德故不朽爾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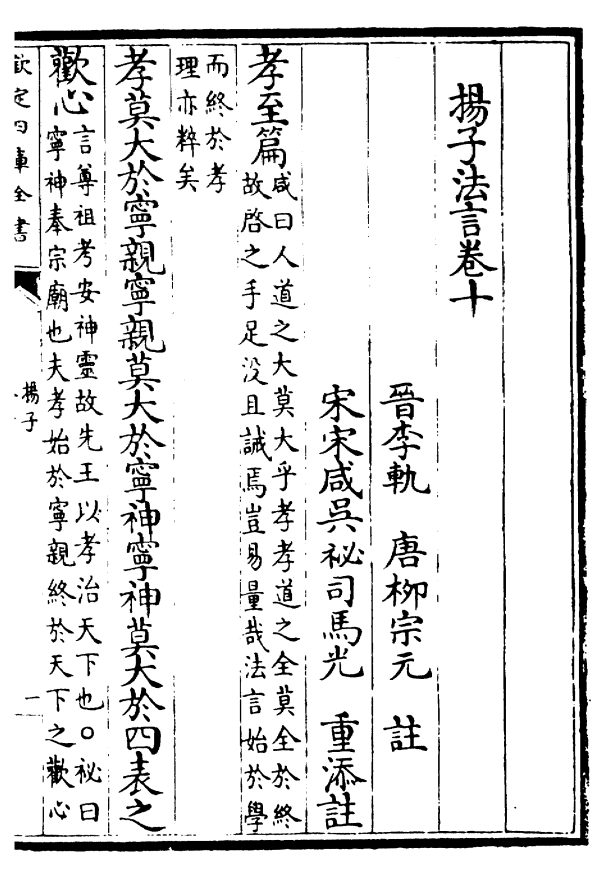
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為壽。○祕曰

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與得妄壽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祕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揚子法言卷九



揚子法言卷十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註

孝至篇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没且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

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

譔孝至祕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所以報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論孝及至德因敘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至○祕曰先王之至德一言而該光曰至德要道無所不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祕曰該備也○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歟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去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冀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

物豈能裕天地乎

裕父母之裕不裕矣

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母雖為子之天地然侯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自知不足則是舜。咸曰舜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夫失所以孝養之裕也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

祕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孝子愛日

無須臾懈於心。祕曰其心無懈。光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孝子有祭乎有齋乎

祭嚴齋敬

孝子之事。光曰言齋重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絶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絶復屬者謂祭如在。光曰屬之欲切謂齋之日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祕曰見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祕曰專乎所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祕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光曰此問荅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

父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謹相成或曰必也兩乎祕曰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俱於斯二者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祕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光曰父子俱聖尤美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咸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縕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光曰縕於盆切含菽非食縕絮惡衣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儒矣○祕曰已欲孝斯孝矣已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或曰何以處偽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祕曰為之則真何以居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咸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

恥之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覘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為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何。祕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為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祕曰欲求善名而行為次也。光曰畏惡名慕善名猶有所恥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光曰言不以聖人之正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或曰卻如之何咸曰卻猶繼也言欲繼稷契臯陶者如之何而可。祕曰卻高也欲高之則如之何。光曰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契臯陶者當勗勉其道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為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庳下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

已如其庳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也○光曰庳音婢若𡤺論太高而卑之則陷入於狙詐矣堯舜之道皇兮祕曰皇美夏殷周之道將兮祕曰將大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祕曰延其美大之光○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曰以是為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或曰食如蟺言精細也○光曰蟺與蟻同衣如華服文彩也朱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受天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

不為黍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黍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黍矣況滔天乎○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半通闕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祕曰非勉則不復其性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光曰知與智同形不測光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容之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祕曰若順禔宜讀如媞爾雅曰媞媞安也○光曰禔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簒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祕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光曰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異乎咸曰言聖人亦以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祕曰德盛則無異異亞之祕曰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堯舜常修其德何異之也見

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太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祕曰失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禳之事在末後本末不修而存者末之有也咸此之甚者必亡矣。咸曰猶桀紂本末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斯民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之也。祕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咸曰言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祕曰五行志曰思心之不

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心也吾聞諸傳祕曰傳記謂論語○光曰傳直戀切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咸曰卲美也○祕曰卲亦高也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是孔子之徒歟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終歟有終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為誰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祕曰德寧有終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

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祕曰一人有道而天下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祕曰一人之得心矣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祕曰知哲於聖人之道俊哲也秀頴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頴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頴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祕曰秀頴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頴出於衆秀之大者也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咸曰擬或作凝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禮而後事○祕曰凝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凝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凝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

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乃為羣言之長羣行之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乃為羣行之宗或問泰和咸曰問太平和樂之道○光曰天下和平之至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咸曰言觀書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溫溫然和樂況生其世乎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為治○秘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習亂也緼亦亂也○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而求盟

桓公退次名陵與之盟以禮楚也○祕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名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言也

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之民追歎舊亂○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覩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為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為始亂

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久汙之俗喜安少治○祕曰習見亂世之事覩始治則好之始治謂名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之有德信能懷服遠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

黄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

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祕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鯷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鯷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鯷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鯷哀帝建平四年烏胅留若鯷單于上書顧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鯷都奚切鮮悉淺切鯷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大也○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四夷者次也○光曰璜音黃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

夷也。咸曰猾亂也蠢迪猶陵踐也王人王室之官言五霸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盖其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

螭虎桓桓仁少威多。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

鷹隼濈濈攫撮急疾。咸曰濈濈暴也言彊霸之世專為兵詐暴而欲殘

未至也未合至德。咸曰言桓桓濈濈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和之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濈濈然鷙飛貌於其道未

至也○光曰濺財千側板二切

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

或曰詘詘北夷光曰詘翔拱切又音凶詘詘喧嘵之貌

被我純繢純繒繢畫○光曰繢音會

帶我金屖金金印屖銅飾

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咸曰言安然而饗珍膳

不亦享乎嬿禮胡如此太盛也○祕曰詘詘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繢之衣裳帶我金屖屖飾之餬常珍之膳以安然餬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大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

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乎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恥孝武亟興邉略實為兵主矣

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曰為兵主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

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

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厓島夷故云介鱗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阜盛明道

信義光曰行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光曰極其事業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中國之民粲也晏也粲文采晏和柔。祕曰粲然明盛晏然安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天道勞功祕曰勞而成功。光曰勤勞然後有成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曰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為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

故於事則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祕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乂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往来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萬幾是其道勞也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言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然則居攝之後不臣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闕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咸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治矣然周公居叔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大矣○祕曰自周公以

来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於阿衡明其簒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世莽專漢政自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己者進異己者誅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簒人臣之盛者無若伊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何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簒國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無所與聞奈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己則可以知其難矣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莽將簒而去

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刼僅以敏捷自免況揚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恥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為莽佐命不在劉甄之下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言人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

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强簒而立復暴桀如是天下思漢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覩民思漢德莽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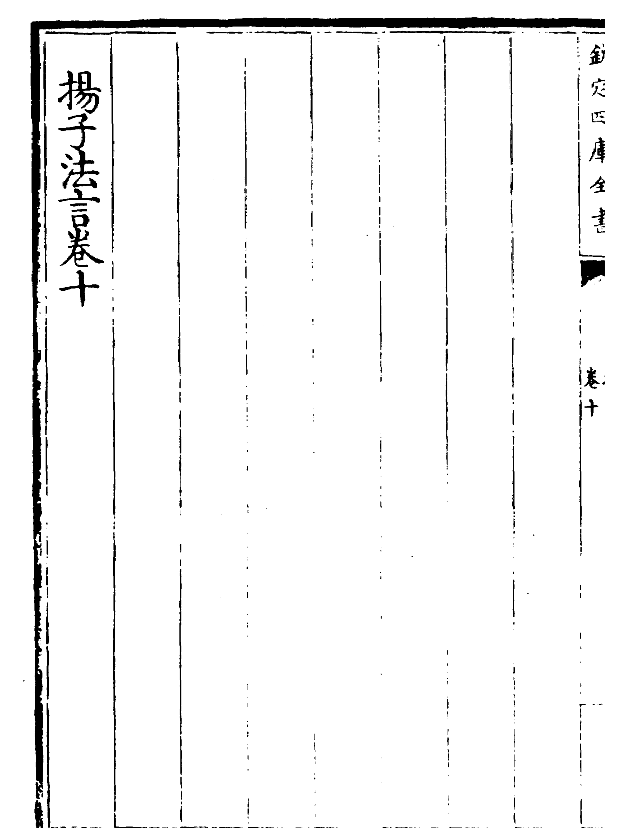
辟廱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

於治也

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羡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

措刑辟之末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還之役則唐堯如矣。祕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删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揚子法言卷十

謹案卷八第二頁前四行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
從李本考本文亦作巽以揚之注當有誤
第五頁後六行非盜而何刊本而訛如今改
第十頁前一行寗成刊本成訛戚據漢書酷吏傳
改
卷九第六頁前五行勸與倦同刊本倦訛卷今改
第六頁後五行懼者畏義也云云當在下節此疑
有誤

第九頁前八行終以不朽為壽刋本壽訛荅今改

卷十第五頁前三行李宋本半通闕刋本脱半字

據王應麟困學紀聞增

第七頁前七行或作凝非也刋本或字訛置凝字

下非字訛置作字上今改正

第十二頁前五行又與董賢同官刋本董訛薫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倪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采
謄錄舉人臣陳　賓